

王定国 著

那么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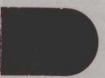
,

那么冷

那么冷
那么热



译林出版社



那么热
,

那么冷



王定国作品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么热, 那么冷 / 王定国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5.9
(王定国作品)
ISBN 978-7-5447-5639-6

I. ①那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5440号

那么热, 那么冷

作者: 王定国

本书版权经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译林出版社
出版简体中文版

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4-194号

书 名	那么热, 那么冷
作 者	王定国
责任编辑	金薇 姚姝
原文出版	INK印刻文学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	7.75
插 页	2
字 数	141千
版 次	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639-6
定 价	3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三十年老友，第一次来到舍下，看着窗外的簇亮楼群，听见书房露台的潺潺水声，回过头说，你不可能再写了吧。老友是初安民，两年前的夏天。

那个夏天直到现在，五篇小说陆续交卷，登在他的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；熬夜之间容或得到了雪耻的快意，但也其实难掩一个停笔休耕的作家惭愧的感伤。

虽然没有全职坚守文学的宿愿，全世界却也少有像我背后这样的身影，倘若读者想要了解这样的人何故强行跻身文学世界的孤寂，不妨从最后面的对谈录开始进入这本书。倘若你还是坚持从第一页开始，也能想见你对阅读的执着令人感佩，只是要到多少年之后，我们才因为了解而成为知音。

推荐序

带着阴影、
被阴影带着的
台湾人

杨照

王定国其人其作，在这个时代，令人无可逃避地反映了台湾文学最悲哀的矛盾。

从一个角度看，以他的年纪、以他的资历，尤其是以他这些年来在商场上累积的财富，他没有理由要写小说。然而，换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以他的年纪、以他的资历，尤其是以他这些年来在商场上累积的财富，他具备了再完整不过的写小说的条件，不是吗？

用前面的角度看，依照世俗标准衡量，写小说不能带给这个时候的王定国任何东西。他不是个“文青”，不需要摸索自己是不是要走上文艺追求的这条路，小说写得再好，在文学艺术成就

上获得再高的肯定，都不可能提升他既有的社会地位，就更不要说稿费、版税，甚至奖金可能带来的物质酬劳了，和他的财富、和房地产开发销售能得到的相比，那真是杯水车薪。

但换从后面一种角度看，以文学创作的标准衡量，王定国的人生已经获得了充分经济保障，再也不需为稻粱谋，可以自由开阔地挥洒。从在法院当书记官，到转入房地产，他经历过那么多、看过更多，还有，他至今保有年轻时锻炼出来的一支笔，可以娴熟地运用文字、铺排情节、刻画人物，这种人不写小说，那谁该来写小说呢？

然而事实是，我们只有一个王定国，这项事实再明确不过了，在台湾，文学创作的标准如何卑微，而现实的标准相对何等强大，我们还需意外台湾文学创作一直走着歪斜、扭曲的路吗？

台湾文学只能在非现实的领域绽放异彩。当代小说中有着各式各样、光怪陆离的奇想，各式各样、光怪陆离的文字表演，那是成就，但那是太过于朝向耽溺妄想偏斜的成就，那是缺乏现实感的成就。

我不是现实主义的基本教义派，绝非如此，但在我的文学阅读中，我始终渴望比较多元、分散的刺激与感动来源。我可以欣赏想象力的纵放，但那不是文学的全部，毕竟还是有很重要的一块文学价值，来自现实，来自对于现实的感动。

但现实如此艰难，或说，以文字探入现实的多元多样，如此

艰难。日常中我们能接触到的现实，人、事、地、物，看起来多么类似、多么不起眼，成长、社会化的过程，就是要教会人如何隐藏，甚至取消所有看起来不正常的行为和情绪，变得和别人都一样。围绕着我们的现实，是漂白、消毒过的现实，是单一层面会让人打呵欠的现实。

但是不管现实再怎么被漂白、消毒，日常生活中却总一定有灵光乍现的某些时刻，或惊悚或哀伤或振奋或背脊发凉地，我们意识到有些无法被漂白、被消毒的黑暗与瑰丽，在现实的表面之下跳着、晃着、挣扎着。

小说的功能，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，不就是借由虚构之笔，去挖开那现实表面，将底下跳着、晃着、挣扎着的摄影出来吗？小说赋予作者那么大的虚构权力，读者愿意认真看待他们所虚构的，不就是因为 we 毕竟不愿意天真地接受这无趣的现实表面，本能地想要定睛看到、感受到底下那没有死灭的跳着、晃着、挣扎着的什么吗？

王定国把我们带回到现代小说之初始处，还原小说这份现在经常被遗忘了的功能——张开眼睛认知看似平凡的现实底下，藏着一点都不平凡的复杂遭遇与感情。

王定国的小说，写的是人，尤其是在台湾活着的人，如何难以承受不平凡的遭遇与感情，如何将不平凡的遭遇与感情压抑为阴影，让自己还原为一副平凡的面容。即便那不平凡是喜、是

乐、是成功，总是倏忽变质而成为不堪的负担，逼着他笔下的主角只能将之埋藏起来，藏成一片记忆的阴影。

每一个人，于是都是带着阴影的人，或更精确地说，都是被阴影带着的人。阴影之所以为阴影，之所以只能被埋藏而不能干脆地抛弃，因为阴影中有着人仅有的不平凡，通常是不平凡的、失格的爱，有过但怯懦地逃开了的理想，为了一时方便而抛弃了的爱人，终日萦怀却突然遗忘的梦与追求，当然，还有，残酷的背叛与被背叛。

阴影不会消逝，吊诡地，因为被阴影带着的生命，离不开阴影。他们努力地埋藏阴影，只为了未来时空中不可测的一刻，阴影会复仇般的浮上来，如老鹰抓小鸡般将人腾空抓起；也为了未来时空中不可测的一刻，当沉入对于生命最虚无的怀疑时，必须自虐地将阴影挖掘出来，才能证明自己真实活过。

一篇篇的短篇，写了一段段的埋藏与挖掘。王定国笔下，没有一个真正心安理得、理直气壮活着的人。虽然他对于台湾社会没有我们一般熟悉的那种批判腔口，然而我们在他小说中读到了一种无可怀疑的地域性，是的，这些都是台湾人，这些都是会发生在台湾的事，因而读完小说集，我们不得不忧伤地反省：由这些不能心安理得、理直气壮的人组成的社会，是怎样一个社会？又是什么样的社会，什么样的历史，制造了那么多带着阴影、被阴影带着的人呢？

推荐序

是那么美好

赖香吟

读王定国小说，愈来愈让人必须中断，停下来。不是因为不好看，是得停下来喘口气，文字带情波涌，点点滴滴一路上涨，险险难以过气。工笔描写太精准，三言两语到位，宛若被掐住无法说出口的什么，或被打翻心底痛而尘封的什么；小说的折磨与给予，王定国深谙其道吧，折磨自己也折磨我们，建筑他的秩序同时拆解你的秩序，可我们同时都被给予了，如果懂得。

关于王定国（一九五五），多年来，就是那几行简单叙述，我知道的没有比那几行更多，甚至迟了时光。七〇年代的早慧王定国，八〇年代的建筑商王定国，我因文学阅读起步晚而不得知，

九〇年代忧国者王定国，也因我在海外而错过，真正阅读王定国已经很迟，迟至他已度过所谓“将近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小说”的岁月，《美丽苍茫》《沙戏》里的故事，流水般、素描般，留下了旧时生活的余味，又有那么点不同于时人的孤高，和那时期一起断断续续读着的郭松棻（一九三八），以一种稀疏的轮廓，无伴奏的孤独，吸引了我：要有多少坚持，才能克服舞台上的空旷无情，继续专心且深情地演奏下去。

气息野野，梅雨乍歇，夏蝉初唱，寂寞的心躺在长凳上掩着草帽睡着了；在他的梦里，他最深的清醒里，不快乐并不会痛苦，痛苦也未必不快乐。有人凑近耳畔，狠毒而无理解地说：“我要像你这样，不如去死。”然而，“我强烈感觉若要活下去，就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吧”。我曾疑惑，再怎么不堪的环境，那寂寞之心日日摩挲出来的，总该有些微薄而永远温柔的美；俗民俗事，除了刻板戏谑，哀哀自怜，可有其他写法？难道，文学之于我们注定奢侈？真正没有人帮我们写出来？张文环（一九〇九）《夜猿》以降，锺理和（一九一五），郑清文（一九三二），陈映真（一九三七），愈来愈稀疏，有些路也偏了，文学浪潮滚滚，我们难免只能捧读那些扑面而来的，直到，冷寂角落，我读到王定国文字里的山路、溪流、花事、丝瓜藤、山芹菜、苦花鱼：一种“非常孤独寂寞非常忍辱负重的鱼种”，我醒了，感到非常愉快，郭松棻与王定国，让我想起陈映真，却也告别了陈映真，敏感、美好而坚韧的心灵

一直都在，有人接棒陈映真走向了不同的路途。

“雨一直没下，但远方有响雷，她用伞尖扣着碎石的滑坡，听来很像一只母鸡啄着泥地的谷粒，很久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了，我不禁也扣扣地学着她走了下去。”日日包围的地景人文，被小说家的视线切凿出动人、无言以对之深度。王定国明明擅长带我们抵达抒情抽象之境，然而，他的小说世界里没有飘渺，没有西化，就连戏谑也不多，对话温润，低调的美，愈俗常里愈见悲悯：

刚刚看到你爬着小路上来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有心事。

小说家细细碎碎，分解自我活在诸多日常生活细节里：扒饭、洗碗、赌牌、倒垃圾，苦海茫茫，“你遇过最快乐的事吗？”“你在害怕什么？”“出院后谁来接你回家？”一切平常的，配对了音，旋律便动了心。一切真的，写进文字里，成了虚的，虚反倒使真更显露出美。王定国总是精细，但他从来没有不要俗味，愈俗愈好，他从俗里看出伤来，看出雅来，看出荒谬，看出面对面的丑陋来。王定国愈近期的小说愈在证明他没有被打倒，小说家既得敏感，又不能为万事万物之丑陋与荒谬打倒，一打倒就什么也没有了。“人性再怎么卑劣都能挽救”，王定国写过如此一句，伟哉斯言，要何等信守文学才能讲出这种话。

有时我这样想：过早写作的人，恐怕不单纯是他在写文字，

而是文字如领路人，领他以文字决定的方式而见世界。文字老熟而强势地凌驾于年轻的身体，选中你、穿过你如容器、如统治、如恋人，使人难免怀疑反叛，想用别的方式证明自己，然而逃无可逃，挥之不去；直至活到与它同老，看穿它老熟的道理，明白它并非宰制而是等待，才可能尘埃落定，回到写作的和谐。十七岁开始写作，中年以小说复笔的王定国曾说：“摸过文字的人都能体会，生活再怎么多样，到后来还是仅有文学让他魂牵梦系。”魂牵梦系，不像王定国会用的词，但历经金钱、政治与人性的热情与黑暗，掉转回头，也许就是这样简单的觉悟。

复笔第一作《沙戏》明白是个高分的补修。（王定国：“回来补修文学，是因为突然觉得自己无处可去。”）一直以来，我在等第二本。近年陆续发表的单篇，绝少让人失望，王定国自己的尺那么严格。若说散文家王定国有一种除不去的诚实浪漫，那么，小说家王定国非常警醒，建筑工艺般的秩序，几乎找不到赘字或虚字，有些时，我觉得他简直是用文字作画，粗细、浓淡、远近都有安排，甚至连情境音韵都顾到，将文字做到一种翻译外语难以探触的情怀与美感。

这些新作看似现了点轻松，其实是愈写愈上手，炼成了精。经验的组接、叙事的语气、情感之虚实倒错，人生因因果果，没有什么不可打散重炼。一个重炼的人，重炼的文字美学，如果说，“生命里终会有个最准确的时刻让他抵达”，王定国读起来愈来愈

接近那里。以《我的杜思妥》《那么热，那么冷》来说，王定国愈发冷静如同一块冰，冰到仿佛连痛觉也冰冻了，没有眼泪，没有血迹，顶多来几句嘲讽，给读者透透气，要不就是毫不留情地，将余恋、幻想在几个字之间全部捏碎——这个作者是赌徒吧？赌你敢不敢逆势下注，赌你懂不懂千金散尽，赌你还有多少优雅温柔的筹码？明明写得这样松，情感却那么稠密，明明没有场面，情欲却纷扰不已，种种发泄、放纵、手段、求救、抚慰、骗不了自己的爱的困境，对，王定国从来都在写爱，尽管故事读起来那么无爱而孤独，尽管那么热，却是那么冷。

这些年，包括陈雨航（一九四九），林宜澧（一九五六），几位台湾小说界我喜欢的男性前辈，纷纷回到写作的路上来，再加上王定国，真是令人振奋。虽说文学潮流一路向前，新生代创造力值得观察，可我更感激于前行者加入流变，写出既新也老的作品，因为那是一个点灯作用，文学暗夜行路，前方若有美好的背影，非但不落俗套，还有一种自己到不了的澄明，何等感激，有人懂得，有人走过，写作并不孤独。

“缓开的茶花是种来等待的”，王定国写茶花总不厌倦，众声喧哗，他们不动摇，我们也不动摇，安安静静跟着走，不会错的。

注：标题引自王定国同名小说，后改名《某某》，文中引文来自《我的杜思妥》《苦花》《那么热，那么冷》《沙戏》。

目 录

推荐序：带着阴影、被阴影带着的台湾人 / 杨照 ··· 001

推荐序：是那么美好 / 赖香吟 ··· 005

某某 ··· 001

落英 ··· 037

我的杜思妥 ··· 077

那么热，那么冷 ··· 133

世人皆蠢 ··· 189

小说一样的人生——王定国答《印刻文学》总编辑 ··· 215

某某

一切只等雨停。下一步怎么开口还那么重要吗？筹备中的花店，提前买花的陌生人，生命中总有一个曾经错过的眼神，只不过迟至今天交会罢了。

诊所位在以前下班回家的途中，老旧楼房临着小巷开了个有树荫的窗口。窗口没人的时候他才愿意折进来，有时只是轻微喉头炎，有时皮肤疹，倒有许多次是十几年来除也除不尽的郁闷与烦心又来攀附他的胸口。

从挂号到领药都在候诊的窗下等待。昨天的报纸，上个月的画刊，包括已然冷却的国际头条也罢，尽都幽幽掠过黄昏之前疲惫的眼帘，但这些总比厨房里的锅盘声来得安宁许多。何况坐上了诊疗椅，瞄着几眼看不懂的病历，好像就听得见曾经汹涌过的波涛，那里面有尖锐的痛，有不知何故的哀伤，有着迈入中年后有点活不下去却又不想死的愤懑。

仿佛自己的生命留宿在医生笔下，平常只能借由黄昏片刻前来匆匆一览，然后拖着躯壳慢慢回到家。然而这一年深秋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，他的轨道突然滑入多年前的瞬间。那时他还抓着报纸哩，起先只听到无助的轻叹，紧接着那声音从斜对角的配药室迸出来，不像一个女人的哽咽却有着骤然忍住情绪的尾音在空中飘旋。